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 战争与和平

(一)

WAR AND PEACE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Leo Tolstoy*

草婴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L.N)著;草婴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ISBN 978-7-5321-3226-3

I.战… II.①托… ②草…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0271号

出品人:郑宗培

策划:曹元勇 海力洪

责任编辑:曹元勇

美术编辑:王志伟

装帧设计:灵动视线·严潇

##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635×965 1/16 印张80.5 字数1,094,000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ISBN 978-7-5321-3226-3 定价:68.00元(共四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10-89580585

## 编辑说明

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也不例外。读者面对品种繁多、应接不暇的图书信息，同样面临如何选择的窘境。即便是面对数百部在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经典名著，选择也一样无法回避。

2006年，美国《读者文摘》和《纽约时报》组织欧、亚、美、澳、非五大洲的十万读者进行投票，评选出了世界十部文学经典。2007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美和澳洲的125位作家应邀从五百多部最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中评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值得阅读的十部经典。另外，《泰晤士报》还通过读者问卷调查，让英国读者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十大经典名著。在这些经典名著榜单中，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赫然在列。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代表了欧美国家最具世界性、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经典。

为了方便我国读者选择自己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我社决定推出上海文艺版的“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在参照上述种种“十大文学经典”榜单的基础上，我们征求了国内众多实力派作家和著名文学翻译家的意见，选择了十部真正称得上“经典中的经典”的世界文学精品。同时，我们坚持“名著配名译”的原则，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以致贻害读者与后人。

我们衷心期望，放在您面前的这套“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不仅能为我国读者打开一道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大门，而且由此将读者引向一个更为广阔、有益的文学天地。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编辑组

二〇〇七年八月

# 目 录

---

## 第一卷

### 第一部

3

.....

### 第二部

116

.....

### 第三部

209

## 第二卷

### 第一部

309

.....

### 第二部

364

.....

### 第三部

436

.....

### 第四部

509

.....

### 第五部

559

第三卷

第一部

633

.....

第二部

710

.....

第三部

848

第四卷

第一部

957

.....

第二部

1008

.....

第三部

1050

.....

第四部

1094

尾 声

第一部

1149

.....

第二部

1200

附录一

略谈《战争与和平》

123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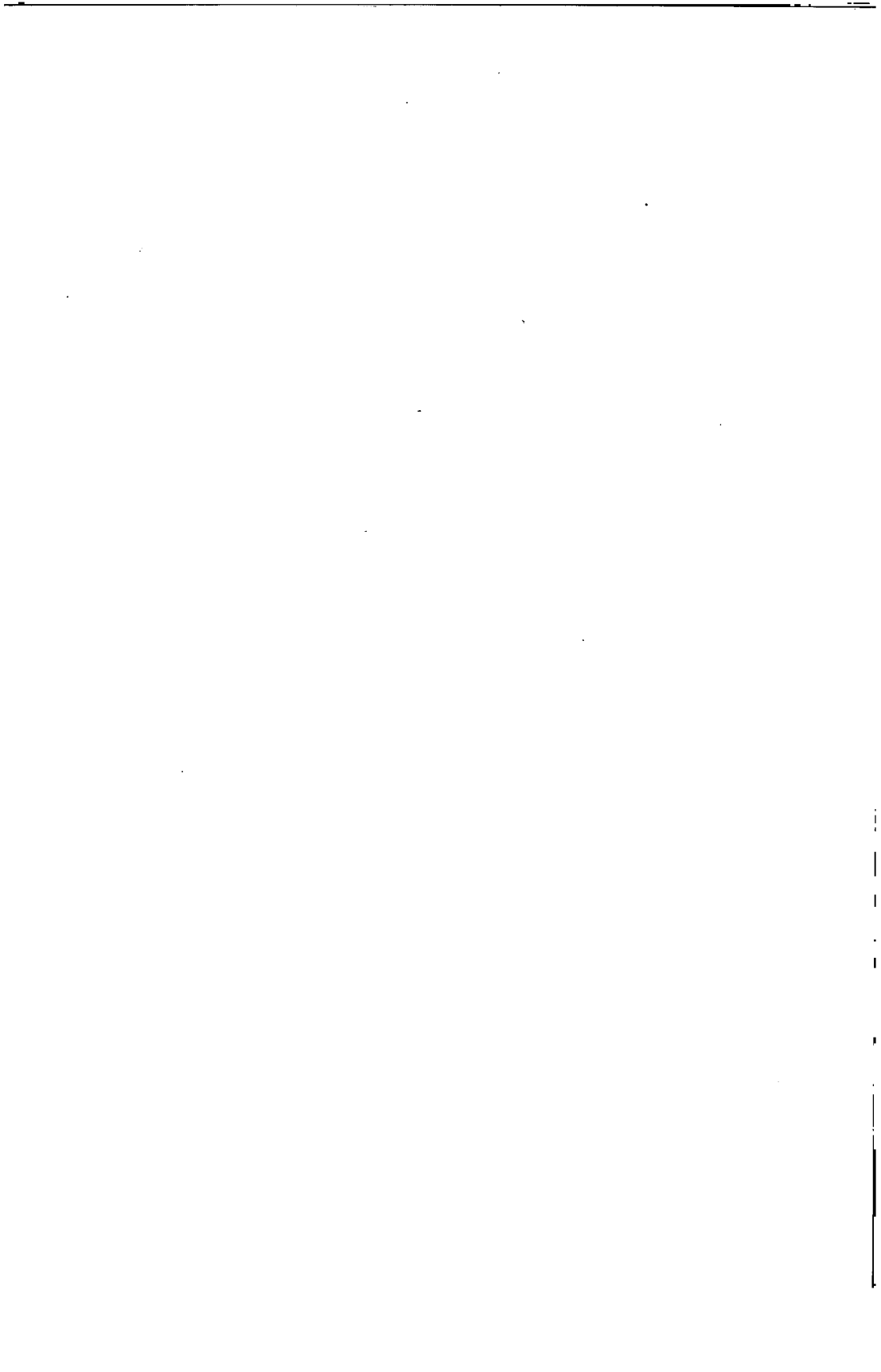
附录二

《战争与和平》各章内容概要

1245

---

# 第一卷





# 第一 部

## 1

“哦，公爵，热那亚和卢卡<sup>①</sup>，如今成了波拿巴<sup>②</sup>家的领地了。我可要把话说在前面，您要是不承认我们在打仗，您要是不再敢替这个基督的敌人（是的，我认为他是基督的敌人）的种种罪孽和暴行辩护，我就同您绝交，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也不再像您自称的那样，是我忠实的奴仆。<sup>③</sup>哦，您好，您好！我知道我把您吓坏了，请坐，坐下来谈吧。”

一八〇五年七月，玛丽太后名声很大的女官和心腹安娜·巴夫洛夫娜·舍勒在迎接第一个来赴她晚会的大官华西里公爵时，说了上面这番话。安娜·舍勒咳嗽有好几天了，她自己说是得了流感（流感当时还是个新名词，很少有人使用）。那天早晨，她派一个身穿红色号衣的听差分送请柬，请柬上千篇一律地用法语写着这样的话：

伯爵（或公爵）！如果您没有其他更好的活动，如果参加一个可怜病妇的晚会不会使您太难堪，那么，今晚七时至十时我将在舍间恭候大驾光临。

安娜·舍勒

---

① 热那亚于 1805 年并入法国，卢卡于同年改为侯国，受拿破仑管制。

②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1804—1814，1815）。1799 年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04 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12 年发动对俄战争，失败；1814 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被放逐于厄尔巴岛；1815 年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于圣海伦娜岛。1821 年病故。

③ 原文为法语，以下凡原著为法语的一律排楷体，不再一一加注。

“嚯，您的话真厉害！”进来的华西里公爵对这样迎接他毫不介意，回答女主人说。公爵身着绣花朝服，脚穿长统袜，低口鞋，胸前佩着几枚星章，扁平的脸上容光焕发。

他讲一口典雅的法语（我们的先辈当年不仅用这样的法语说话，而且用这样的法语思想），用的是在社交界阅历丰富、在朝廷里地位显要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温和语气。他走到安娜·舍勒跟前，低下洒过香水的亮光光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然后怡然自得地在沙发上坐下来。

“亲爱的朋友，请您先告诉我，您身体好吗？好让我放心。”他说，没有改变声音和语气，但从表面的礼貌和关心中透露出冷漠甚至嘲弄的意味。

“一个人要是心里不痛快，身体怎么好得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凡是有感情的人能过得舒心吗？”安娜·舍勒说。“您今晚就待在我这里，行吗？”

“那么，英国公使的招待会怎么办？今天是礼拜三。我得到那里去露面，”公爵说。“回头小女要来接我，陪我一起去。”

“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说实在的，这一类招待会啦，放焰火啦，越来越叫人腻烦了。”

“要是他们知道您不乐意，早就把招待会取消了。”公爵说，他像一只上足发条的时钟，习惯成自然地说着自己也不想叫人相信的话。

“别挖苦我了。那么，对诺伏西尔采夫的急电究竟作了什么决定？您是无所不知的。”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有气无力地冷冷说，“作了什么决定？他们说，既然波拿巴已经破釜沉舟，那我们也只好背水一战了。”

华西里公爵说话总是有气无力，就像演员背诵旧戏的台词。安娜·舍勒正好相反，别看她年纪已有四十岁，说起话来还是生气勃勃，热情洋溢。

她的热心使她获得这样的社会地位。有时，即使心里不愿意，但为了不使认识她的人扫兴，她也会竭力做个热心人。安娜·舍勒经常现出

微微的笑容，这同她姿色已衰的相貌并不相称。不过，她好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明知自己有招人喜爱的缺点，却不愿也不能加以克服，甚至认为无需克服。

话题一转到政治，安娜·舍勒就来劲了。

“哼，您别跟我提奥地利了！我可能什么也不懂，但我知道奥地利一向不要战争，现在也不要战争。他们把我们出卖了。只有俄国应该成为欧洲的救星。圣上知道自己担负着崇高的使命，并且将忠贞不渝。是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仁慈的圣上将担负起世上最伟大的天职，他是那么仁慈那么英明，上帝决不会抛弃他的。圣上一定能完成使命，消灭革命这个恶魔。如今革命恶魔以这个凶手和恶棍为代表，变得越发可怕了。只有我们能先驱者讨还血债。请问：我们能指望谁呢？……英国人满脑子生意经，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sup>①</sup>的崇高心灵。英国拒绝从马耳他撤兵。他们想了解我们行动的用意。他们对诺伏西尔采夫说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圣上自我牺牲的精神。圣上自己一无所求，一心只想为世界谋福利。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答应。即使他们答应了什么，也不会实行！普鲁士已公然宣称，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整个欧洲都对付不了他……哈登堡<sup>②</sup>的话也好，霍维茨<sup>③</sup>的话也好，我一句也不信。臭名昭著的普鲁士中立无非是个圈套罢了。我只相信上帝，相信我们仁慈的皇帝陛下的崇高使命。他一定能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住，因为自己太激动而露出自嘲的微笑。

“我想，”华西里公爵笑眯眯地说，“要是派您去代替我们那位可爱的文森盖罗德，您一定会迫使普鲁士国王同意的。您的口才太好了。您给我杯茶，好吗？”

“马上就来。顺便说说，”安娜·舍勒又镇静下来，说，“今晚我这儿有两位有趣的人物要来：莫特玛子爵，他通过罗亨家的关系同蒙莫朗西

①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俄国沙皇，1801—1825年在位。

② 哈登堡——当时的普鲁士首相。

③ 霍维茨——当时的普鲁士外交大臣。

家沾亲，是法国的一个望族。莫特玛子爵是个真正的高等侨民，另一位是莫里奥神父。您认识这位智慧超群的人物吗？皇帝都接见过他了。您知道吗？”

“哦，那太好了！”华西里公爵说。“您倒说说，”他仿佛刚想起一件事，漫不经心地说，其实他今晚来参加晚会，主要就是为了打听这件事，“太后想任命冯克男爵当维也纳使馆一等秘书，这是真的吗？这位男爵好像是个平庸之辈。”华西里公爵想替儿子谋得这个差事，而别人也正在通过太后为冯克男爵争取这个位子。

安娜·舍勒几乎闭上眼睛，表示他也罢，别人也罢，谁都无权评论太后的意旨。

“冯克男爵是由太后的妹妹推荐给太后的。”安娜·舍勒不高兴地冷冷说。她一提到太后，脸上顿时现出无比忠诚和崇敬的神情，同时带有几分忧郁。每次谈话，只要一提到她那位最高庇护人，她总是这样的。她说，太后陛下很器重冯克男爵，接着她的脸上又现出忧郁的神色。

华西里公爵神情冷漠地沉默着。安娜·舍勒施展她那宫廷女官所特有的圆滑手腕，一面要刺刺公爵（因为他胆敢批评推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想安抚他。

“现在来谈谈府上的事吧，”安娜·舍勒说。“说实在的，自从令媛在社交界露面以来，大家都为她倾倒。她可真是个美人。”

华西里公爵点点头表示敬意和感激。

“我常常想，”安娜·舍勒停了停，继续说，身子凑近公爵，向他露出亲切的微笑，仿佛表示政治性和社交性的谈话告一段落，现在要谈谈心了，“我常常想，人间的幸福有时也真不公平。为什么命运给了您两个这样好的孩子，两个这样可爱的孩子？您的小儿子阿纳托里不算在内，我不喜欢他。”她竖起眉毛，不容反驳地补上一句：“可是您，说实在的，并不赏识他们，所以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

安娜·舍勒得意洋洋地微微一笑。

“那有什么办法呢？拉法特<sup>①</sup>会说，我天生没有父爱的骨相。”公

---

<sup>①</sup> 拉法特(1741—1801)——瑞士作家，著有《相面术》一书。

爵说。

“别开玩笑。我要同您谈谈正经的。老实说，我不喜欢您的小儿子。这话只能在你我之间说说（她脸上现出忧郁的神色），有人在太后陛下下面前说到他，也替您惋惜……”

华西里公爵没有回答；安娜·舍勒也没有作声，意味深长地瞧着他，等着答话。华西里公爵皱了皱眉头。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终于说。“不瞒您说，为了他们的教育，我已尽了做父亲的责任，可到头来两个都是傻子。伊波利特这傻子至少还安分守己，而阿纳托里可是个无法无天的混小子。他们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他说，笑得比平时更做作，更激动，而嘴角深刻的皱纹则显得格外粗俗讨厌。

“像您这样的人何必要有孩子呢？您要是不做父亲，我也就没什么可责怪您的了。”安娜·舍勒说，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这话只对您一个人说说，我那两个孩子是我身上的包袱。他们是我的十字架。我是这么看的。有什么办法？……”他沉默了一下，做做手势表示向残酷的命运屈服。

安娜·舍勒沉思起来。

“您从没想到替您那个放荡的儿子阿纳托里娶门亲吗？据说，老姑娘都有替人说媒的癖好。我还没觉得我有这毛病，但我心目中倒是有个姑娘，她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很苦恼，她是我们的亲戚，叫玛丽雅·保尔康斯基公爵小姐。”华西里公爵没有回答，但他也像一般老于世故的人那样，头脑灵活，思路敏捷，就点点头表示愿意考虑她的话。

“唉，不瞒您说，阿纳托里这小子一年要花掉我四万卢布呢。”华西里公爵说，显然无力克服内心的苦恼。接着沉默了一下。“照这样下去，再过五年怎么得了？这就是做父亲的福气啊。她有钱吗，您那位公爵小姐？”

“她父亲很有钱，但很吝啬。他住在乡下，叫保尔康斯基公爵，有点名气。还是先帝在世的时候他就退了役，绰号叫‘普鲁士王’。这人很聪明，就是脾气怪，叫人受不了。可怜的公爵小姐日子真不好过。她哥

哥是库图佐夫<sup>①</sup>的副官,前不久同丽莎结了婚。他今晚要到我这儿来的。”

“听我说,亲爱的安娜,”华西里公爵突然抓住对方的手,不知怎的把它往下拉,说道,“这事您替我办一下吧,我永远是您最忠实的奴仆(村长给我写信也这样写)。她门第好,又有钱。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

华西里公爵用他特有的潇洒而亲昵的优美姿势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又拉住她的手摇了摇,接着把身子靠在安乐椅上,眼睛望着别处。

“别忙,”安娜·舍勒边想边说,“我今晚就同丽莎(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夫人)谈一谈。这事也许有希望。为了您府上的事,我要学着干一点老姑娘的行当了。”

## 2

安娜·舍勒的客厅里客人源源来到。来的都是彼得堡的名流,他们年龄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来自上流社会。华西里公爵的女儿大美人海伦也来了。她是来接父亲一起去参加公使的招待会的。她身穿舞会礼服,佩着花字奖章<sup>②</sup>。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年轻的安德烈公爵夫人也来了。她是去年冬天结婚的,现在因怀孕不出席重大的交际活动,但小型晚会还是参加的。华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带着他所介绍的莫特玛一起来了。来赴晚会的还有莫里奥神父和其他许多客人。

“您还没见过吧?”或者“您还不认识我的姑妈吧?”安娜·舍勒对来客们说,郑重其事地把他们领到头上系着高高的花结的小老太婆面前(她是在客人开始到来时,从隔壁屋里悄悄过来的),报了来客的名字,同时把视线从客人身上慢慢移到我的姑妈身上,然后走开。

---

①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著名统帅,苏沃洛夫的学生,在俄土战争(1768—1774,1787—1791)中屡建军功;1805年,俄、奥、英对拿破仑作战,任驻奥地利俄军总司令;1812年抗法战争中任总司令,指挥鲍罗金诺战役和塔鲁丁诺战役,打败拿破仑。

② 俄国皇后颁发给成绩优秀的中学女毕业生的奖章。

客人出于礼貌，个个向这位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感兴趣、谁也不需要  
的姑妈问好。安娜·舍勒忧郁而严肃地注视着他们的问候，默默地表示  
赞许。姑妈则千篇一律地询问每个客人的健康，又谈到自己的健康，还  
谈到太后陛下的健康，并且说，感谢上帝，太后陛下身体现在好些了。凡  
是来到老太婆面前的人，为了顾全礼貌，都表现得从容不迫，但离开她  
的时候都如释重负，好像履行了一项沉重的义务，而且一晚上再也不到她  
跟前去了。

安德烈公爵夫人带来一个做针线活用的丝绒绣金手提包。她的嘴  
唇上淡淡地长着一抹微黑的毫毛，小小的上唇遮不住牙齿，嘴唇微微张  
开时看起来很美，而当上下唇抿到一起时就格外可爱。就像一般富有魅  
力的女人那样，她身上的缺点——上唇稍翘，嘴巴微微张开——反而成  
为与众不同的美。这位年轻漂亮的未来母亲，身体健康，面色红润，轻松  
地经历着妊娠期，使谁见了都感到愉快。老头儿也好，苦闷的年轻人也  
好，只要同她在一起，跟她随便聊聊，都会变得像她一样快乐。谁同她谈  
过话，看到她说每句话时现出的开朗笑容和不断露出的皓齿，谁就觉得  
自己今天特别讨人喜欢。每个男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娇小的公爵夫人臂上挂着针线袋，迈着急促的小步，摇摇摆摆地绕  
过桌子，快乐地理理衣服，在银茶炊旁的沙发上坐下；那神态仿佛表示，  
她所做的一切，对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赏心乐事。

“我把针线活带来了。”她打开手提包，对所有的人说。

“您瞧，安娜，您真会捉弄人，”她对女主人说，“您来信说今晚只是  
个小型晚会。您瞧，我穿得像什么。”

她说着摊开双臂，让大家看她身上那件滚着花边的雅致灰色连衣裙，  
胸部下方还束着一条宽缎带。

“您放心好了，丽莎，您总是比谁都漂亮。”安娜·舍勒回答。

“您知道，我丈夫要扔下我了，”她用同样的语气对一位将军说，“他  
要去送命。您倒说说，为什么要打这场该死的仗。”她对华西里公爵说，  
但不等对方回答又转身和他的女儿美人海伦说话。

“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真是太可爱了！”华西里公爵悄悄对安娜·  
舍勒说。

娇小的公爵夫人到后不久,来了一个魁伟肥胖的年轻人,他头发剪得很短,戴眼镜,身穿浅色时髦裤子、棕色燕尾服和高硬领衬衫。这个胖青年是叶卡德琳娜女皇时代<sup>①</sup>著名大臣、此刻在莫斯科病危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在国外受了教育,新近回国,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任过职,今天是第一次踏进社交场。安娜·舍勒向他点头招呼,这是她对客厅里最低级客人的礼节。尽管用的是最低级的礼节,安娜·舍勒一看见皮埃尔进来,脸上就现出惊慌不安的神色,仿佛看见一个不该在这里出现的庞然大物。皮埃尔的确比客厅里其他男人都高大,不过安娜·舍勒看见他感到惊慌不安,那是因为他的眼神与众不同,显得聪明而腼腆,敏锐而朴实。

“您真是个好心人,皮埃尔先生,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舍勒对他说,把他领到姑妈面前,惶恐地向姑妈使了个眼色。皮埃尔嘴里咕嘟着什么,眼睛一直在东张西望。他快乐地微微一笑,像对老朋友那样对娇小的公爵夫人点点头,走到姑妈跟前。安娜·舍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皮埃尔没听完姑妈讲完太后陛下健康的情况,就走开了。安娜·舍勒慌忙用一句话把他拦住。

“您不认识莫里奥神父吗? 他是个挺有趣的人……”她说。

“是的,我听说过他那维护永久和平的计划了。这挺有意思,但未必办得到……”

“您这么想吗? ……”安娜·舍勒没话找话,接着又要去招待别的客人。但皮埃尔又做出失礼的举动来,刚才他没有听完姑妈的话就走开,现在又用话缠住正要走开的女主人。他垂下头,叉开两条粗大的腿,向安娜·舍勒说明为什么神父的计划是空中楼阁。

“这问题我们以后再谈吧。”安娜·舍勒对他笑笑说。

她摆脱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又去履行她做主人的职责,留意倾听和观察,随时准备给谈话不起劲的一伙帮点忙。纱厂里的老板给工人们派好工作后,自己在车间里来回巡视,发现什么地方纱锭不转或者声音

---

<sup>①</sup> 叶卡德琳娜二世(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年在位。原为德国公爵之女,1745年与彼得三世结婚。1762年参与宫廷政变,废彼得三世,取得皇位。



异常,就连忙去刹车,调整一下,使它恢复正常运转;安娜·舍勒也是这样,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走到冷场或者话声太闹的一组人那里,插进一句话或者调动一下客人的座位,使谈话机器又不快不慢,正常运转起来。但在这种忙碌中,看得出她还是特别担心皮埃尔。皮埃尔走去听莫特玛周围的谈话也好,离开那里去听神父的说话也好,她总是忧心忡忡地盯着他。对在国外留学归来的皮埃尔来说,今晚安娜·舍勒的晚会是他在俄国参加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这里聚集着彼得堡所有的知识分子,他像一个孩子走进玩具店那样,感到眼花缭乱。他总是唯恐漏掉任何精辟的言论。他望着这里一个个自命不凡、风度翩翩的人物,一直希望听到高明卓越的言论。最后他走到莫里奥神父跟前。他觉得这里谈得有趣,就站住了,也像一般年轻人喜欢的那样,等候机会发表意见。

### 3

安娜·舍勒的晚会正处在高潮。纱锭在四面八方均匀地运转着,喧闹声始终没有停息。姑妈旁边坐着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人。她面容憔悴,眼睛红肿,在这个豪华的交际场中显得不太协调。除了她们两人,其余客人分成三组。第一组多半是男人,中心人物是莫里奥神父;第二组是青年,其中包括华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公爵小姐,以及相貌标致、脸色红润、由于年轻而显得太胖的安德烈公爵夫人。在第三组里,中心人物是莫特玛子爵和安娜·舍勒。

莫特玛子爵是个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青年,有点自命不凡,但教养良好,对谁都彬彬有礼。安娜·舍勒显然想利用他来款待客人。好像聪明的饭店老板,把一块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一看见就不想吃的牛肉当作好菜那样,安娜·舍勒今晚先把子爵然后把神父作为美味款待客人。莫特玛那个小组很快就谈到了当甘公爵的被害<sup>①</sup>。莫特玛子爵说,当甘的死是由于他过分宽宏大量,而拿破仑恨他则另有原因。

---

<sup>①</sup> 当甘公爵(1772—1804)——法国保王党,因被控参与谋杀拿破仑案,于1804年3月21日被处以死刑。